

David Bauer 博士，归纳圣经研究，

第 2 讲，归纳方法论、证据法、 第一手法、整体法、顺序法等。

© 2024 David Bauer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大卫·鲍尔博士在他的归纳圣经学习教学中。这是第二节，归纳法、证据法、第一手法、整体法、顺序法等。

好的，我们回来了。我们想在这里讨论第八点，那就是圣经研究涉及对过程的严重关注。在此之前，让我再就第七点说一件事，即解释、预先和确定应用的事情；这可能需要稍微细致一点或稍微限定一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无法将这些步骤或这些学习阶段分开。换句话说，有一些应用程序进入解释，并且有一些解释，当然，解释清楚地通知应用程序。

所以，这实际上更像是一种螺旋式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以解释为目标。也就是说，这是这里的一个目标，但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有人当然都是出于某些生活关注、生活经历等来解释《圣经》的。

因此，我们无法将我们的应用关注点与我们的解释工作密封起来或分开。但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关注作者向其原始读者传达的内容，以免不恰当地将我们的担忧、我们当代的担忧带入解释中，从而歪曲作者试图表达的意思。与原来的受众进行交流。但正如我所说，请记住，为了现实，我们不能将当代的应用问题完全分开。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关心解释文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坚信文本有话要对我们说。因此，所有这些都表明应用必然或应用关注点必然会纳入我们的解释中。我们理解这一点，但我们认为，重点关注解释，然后继续关注应用作为目标，这是有帮助的。

现在，顺便说一句，当我们在实践中继续应用时，我们会发现此时我们可能会更深入地了解文本的原始含义。所以，正如我所说，这不是说，好吧，你只是

在做解释，而且只是解释，根本不关心应用的可能性。然后当你转向应用时，你就不再关心解释，也就是说，不再关心确定文本的原始意义。

不，这是焦点或目标的问题。但我们确实认为在重点或目标方面区分这些事情很重要。否则，应用程序将简单地陷入解释状态。

再说一遍，这就是腹语经常发生的地方。我们假设文本的本质或历史意义与我们所关注的事物相同。很可能，研究圣经段落所涉及的部分内容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实际上所关心的种类、问题的种类并不是文本中的那些，而文本实际上可能是引导我们远离那些我们带来的东西，转向我们需要听到和理解的其他方面的意义。

现在，正如我所说，我们转向第八名。圣经研究涉及对过程的严重关注。本质上，我们此时建议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结果的质量，我们的解释有多好，我们的解释有多大帮助，我们的解释有多准确，以及我们的应用，结果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程的质量。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过程的质量将决定我们解释和应用的质量。正如我们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个过程。学习圣经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反思一下。

这确实是神赋予我们的一种必要性，神将圣经作为我们的最终权威。当然，现在我们需要提防我在其他地方提到或称为的机械谬误，即认为圣经研究可以简化为机械，可以简化为过程，因此它只是一个问题的谬误。的过程。这是一个谬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无效的观点，因为圣经的研究当然涉及的不仅仅是过程。

事实上，一方面，它涉及到我们对待圣经的态度。我们是否以开放的态度来读圣经，接受它的信息，彻底开放地接受它对我们所说的话？当我们读圣经时，我们是否是真正有深度、深刻体验过生命的人？布里瓦德·柴尔兹 我们提到了布里瓦德·柴尔兹的第一个小时。有人问布里瓦德·柴尔兹（Brevard Childs）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更好的诠释者，柴尔兹的回答是成为一个更深层次、不那么肤浅、

更好的人，因此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与一个人对意义、本质的实际理解程度有关。圣经中所传达的内容。

顺便说一句，我也可能在这里提到，当我自己的学生询问如何才能以更丰富的方式更深入地理解圣经时，我经常告诉他们这一点。我想是因为，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点，那就是《圣经》是神学的，你的神学感越好，你的设施、神学思维和神学推理的深化对你确实有帮助。对圣经的研究非常多。就这些圣经书籍是神学文本而言，你拥有更好的神学头脑、更好的神学理由，你就能更好地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当然，圣经本身声称属灵的事物是由圣灵和被圣灵赐予的人辨别的。

属灵的心思明白圣经中圣灵所传达的圣灵之事。因此，要想深入理解圣经，基督徒的经历确实是无可替代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根本无法理解圣经，除非一个人是一名基督徒，除非一个人是一名忠实的基督徒。

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就没有传福音的力量或潜力。一个人拿起一本圣经，至少在北美的环境中，一本吉迪恩圣经，永远不会是一个问题，而且，他们在世界各地，在酒店房间里，第一次阅读它没有祈祷，没有任何形式的基督徒承诺，并由此相信基督。但要深入理解圣经确实需要对圣经所谈论的现实有一些实际的经验。

因此，个人的经历对于很好地理解圣经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九个假设是最适合研究圣经的方法是归纳法。也就是说，是有据可依的。

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已经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我需要谈谈归纳法或归纳法的含义。现在，这些词被普通人、甚至哲学家、逻辑学家等以各种方式使用。因此，明确这些术语“归纳”或“归纳”的含义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所说的归纳法本质上是指证据法，它与演绎法相对立。归纳法是一种证据方法。演绎法是有前提的。

因此，归纳方法是一种对数据证据持开放态度的方法，以公平公正的方式看待证据，并根据证据从数据中得出结论。这是一种归纳法。而演绎方法是从某些

假设和预设开始，然后进入数据并将这些预设读入数据中，从而根据数据而不是数据本身得出关于数据的结论。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而是建立在我们开始的前提假设的基础上。

这是一种预设的方法。这是一种演绎方法。现在，这实际上是我们将其视为一个假设。

这也是一种信念。但我们坚信，归纳法比基于圣经本身性质的演绎法更适合研究圣经，而演绎法是基于圣经本身的性质，主要是因为圣经作为现实之外的现实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可以将《圣经》文本人格化一会儿，《圣经》是一个从我们自身之外来到我们身边的现实，它试图向我们说出一个新词，这个词不一定符合我们的预设或假设，但实际上可能会挑战我们。他们。

你在阅读圣经时是否注意到，圣经作者几乎从来不会对他的听众说，你所想的一切，你所做的一切，你正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继续做下去。在《圣经》中，文本所传达的信息几乎总是对读者构成挑战。

这里有些不对劲。有什么不足。你的思维方式和所做的事情有些不对劲。

因此，圣经的信息实际上挑战了思维和实践，这就是圣经与我们真正相关的方式。它并不简单地符合我们的预设。它试图向我们说出一个新词，挑战我们的预设，一个需要用它自己的术语来听的新词，与我们给它带来的预设或假设形成鲜明对比，并且常常与之相矛盾。

因此，路德实际上将圣经称为对手 诺斯特，也就是说，我们的对手，他并不是说圣经反对我们，而是圣经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说出一个新的、具有挑战性的词，挑战我们的预设，从而使我们的思考与课文观点相一致。因此，以这种方式理解圣经并通过归纳而不是演绎来研究圣经更加现实。现在，确实如此，我们确实需要强调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预设。

我们都有预设。因此，这意味着不存在绝对或纯粹的归纳法。我们所有人都有预设，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义务是尽我们所能识别我们所拥有的预设。

当我们读到一段圣经经文时，问问自己，我认为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这会很有帮助。我认为这意味着什么？我期望它意味着什么？我希望这意味着什么？我希望这没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前提。这是一个确定我们的预设的问题，然后确定这些预设，将这些预设暴露给圣经文本的证据，对这些预设可能受到文本挑战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并准备改变我们的观点，以改变我们对圣经文本本身证据的看法。关键是不要让预设来决定结论。

我们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20世纪初伟大的虔诚主义新约学者阿道夫·施拉特（Adolf Schlatter）曾说过，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预设时，我们才能真正克服它们。许多人相信，事实上，有些人实际上会称自己为归纳法的信徒。

许多人相信他们没有预设，他们在对待圣经文本时完全不带偏见或偏见。正是那些人最容易受到他们的预设的影响，因为他们不承认这些预设，因此无法真正补偿，因为他们在研究文本时，实际上无法故意将这些预设暴露给圣经的证据文本，以改变他们的想法，如果圣经确实有这样的要求的话。现在，第十个假设是，从直接的第一手研究开始，最后转向他人的解释，可以促进归纳。

当大多数人想到用归纳法来学习圣经时，他们确实会想到直接研究圣经。事实上，有些人其实已经接受了一种观点，一种归纳式查经的定义，归纳式查经就是直接研究经文的同义词，只要你去读别人的解释，就像阅读一样。评论，到那时，你就开始演绎了。现在，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关于归纳与演绎的理解，你明白这不是我们对归纳方法的看法，因为，当然，一个人可以进行直接阅读或直接阅读。直接研究文本，不使用任何其他资源，并且仍然以非常预设的方式阅读它。

因此，直接研究经文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对圣经信息的所有不同之处持完全开放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的预设与我们的观点不同。另一方面，相反，当一个人去阅读别人对一段话的评论或解释时，此时就可以真正进行归纳。

人们仍然可以在致力于按照圣经本身的方式理解圣经的基础上进行操作，这样人们就不会离开归纳法。一个人不会仅仅因为阅读别人对一段话的解释而变得演绎。这一切都是真的。

尽管如此，我们确实相信，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归纳通常是通过从直接的第一手研究开始，然后转向他人的解释来促进的。换句话说，应该优先考虑对文本的第一手直接研究，而不是阅读二手资料和其他人对文本的看法。无论是在顺序上还是在重点上，都应优先考虑这一点。

通常来说，人们从研究圣经本身开始，然后去研究其他人所说的话，其他解释者对此所说的话，而不是一开始，比如说，通过查看注释并从注释中得到答案，然后继续前进，也许到那时再回到正文。几年前，我在另一所神学院修了一门关于使徒行传的课程，而不是在阿斯伯里，如果我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一个字，就可以在这门课程中获得A并获得A。使徒行传本身。整个课程的重点是某些评论家和学者对使徒行传的看法。

正如我所说，甚至没有读过使徒行传本身也是有可能的。该课程的名称错误。它不应该被命名为《使徒行传》，而应该被命名为《使徒行传》的文学或学术观点，而不是《使徒行传》本身。

有趣的是，在大学或神学院，如果有人是在狄更斯、乔叟、弥尔顿或其他任何人的课程中学习，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考虑教授一门课程或体验一种课程。当然，您不会阅读主要来源。如果您参加了有关弥尔顿的课程，您会认为您主要阅读了弥尔顿的作品。但圣经常常不是这样教导的。

圣经学习或圣经教学通常关注的是有关圣经的书籍，而不是圣经文本本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很大程度上，原因是，特别是在神学院和教堂里，圣经的信息是如此超然、如此神圣，而且如此难以理解。

我们再次谈到圣经，研究圣经是困难的，因为它来自不同的文化，而且它是神圣的，神圣的默示。也就是说，它至少涉及到上帝对我们说话，上帝通过这些文本启示自己的主张。正因为如此，人们，一般的人们，坐在座位上的人们，不能相信他们自己阅读圣经并理解圣经的含义，他们需要权威的帮助。

不仅仅是权威的帮助，而是给他们答案的权威，给他们解释这些文本的权威。霍华德·蒂尔曼·基斯特（Howard Tillman Kist）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归纳圣经研

究多年，他说，当然，他在谈论，实际上在梵蒂冈二世之前的时代他正在写作，他说即使当时的天主教会也依赖于教会、教皇、解释《圣经》的权威，因此至少天主教会中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在那些年里，《圣经》的意义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阅读或研究的《圣经》。圣经，但是从权威、教会、教会权威告诉他们的情况来看，这意味着，即使改革者反对这种事情，并坚持认为《圣经》是针对整个教会的，是针对教会中的人的。教会，基督徒有足够的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圣经，这就出现了基斯特所说的新教神学的重新天主教化。但他们不是去找教皇寻求答案，而是去找教授寻求答案，然后去评论中寻找答案，以便从评论中得出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事实上，评论者并没有一种独立的权威。评论者或学者所拥有的唯一权威是功能性权威，也就是说，如果评论者或学者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推导出文本的含义，那么该评论者是否具有功能性权威？注释者的唯一价值，学者的唯一价值，是注释者或学者如何帮助我们自己理解并帮助我们自己阅读圣经文本。那么，从阅读评论开始，从书架上拉下评论，然后从中得到答案，这样开始，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嗯，这确实存在三个问题。

一个是，这是一个心理学真理，如果你通过阅读其他人、某些学者对此的看法来开始研究一段话或一本书，你就会在自己对该段话的理解上设置障碍或参数。换句话说，你会贬低自己，让自己走上一条难以摆脱的理解道路。很难看出该段落含义与您最初读到的内容有所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对该段落的所有后续工作都会受到你一开始从评论员那里读到的内容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过程会剥夺你第一手发现的快乐、兴奋和意义。事实上，有一种兴奋。

有形成的可能性、潜力。当你自己从圣经中遭遇或推导出真理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意义和理解，而当你得到一个想法或得到二手解释时，你所没有的。它对您来说没有相同级别的所有权。

你对那个真理、那个理解、那个解释没有同等程度的所有权。当你自己发现它时，你不会有同样程度的喜悦和兴奋，它也不会有与你自己发现它一样的形成影响。第三个问题是，这确实涉及到评论的滥用。

注释的目的不是为了替代您自己对文本的研究。他们的目的、意图是帮助您自己学习文本，而不是取代你自己学习文本。因此，这并不是不使用评论或二手资料的问题。

正如我刚才所说，这并不是说当你去阅读别人对这本书或这段话的评论时，你就不再是归纳法了。这不是重点。那不是问题。

事实上，二手资料、评论的使用等是对文本进行归纳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问题是如何最好地使用它们以及如何最好地利用二手资源。根据我们的判断，出于我提到的和其他原因，最好从研究文本本身开始，尽可能多地直接研究文本，然后再进行注释。

在这一点上，它们将是最有帮助的，比你从使用注释来获得答案而实际上从未或随后才认真研究文本的情况更有帮助。好的。所以，正如我所说，这些确实是假设。

我可能会提到，我们通过归纳法将这些扔掉。正如我所说，我们不想说这些是直接来自上帝本人的想法或观念。它们并不是带着神圣启示之类的认可来到我们这里的。

我们提出这些供您考虑。顺便说一句，我们确实希望您能够以归纳的态度来处理我们在这些时间里所做的一切。这不是我站在这里给你答案，正确的答案，你应该仅仅因为我是谁或我做过什么或其他什么，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相信。

这不是我们的想法，而是将这些想法扔掉供您考虑的问题。你真的需要，你真的需要深思熟虑地考虑你是否同意这些，它们是否有帮助。但我们希望你能通过归纳来做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有理由、有证据。你说好吧，因为这个这个这个考虑，我觉得鲍尔这里说的不对。我认为最好走向不同的方向。

那完全没问题。就我而言，当然，无论我是否同意，这都会发生。但我只是在这里表明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我们知道情况确实如此。我希望这就是将会发生的事情。我宁愿你这样做。

也就是说，你对我所呈现的内容进行批判性反思，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我所呈现的福音，而不对其进行任何严肃的批判性反思。现在，在这一点上，我们想要转向我们所谓的关于正确的圣经学习的主要特征的信念。再说一次，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将这些作为工作假设提出，不是作为具有独立权威的福音，而是作为我们提出供你们考虑的工作假设。

不过，我们确实希望您能认真考虑它们。现在，第一个信念再次出现在归纳法上，即它应该是归纳法。也就是说，它从对证据的检验转向结论，从圣经文本中及其周围的证据，到关于意义的结论，包括文本的原始意义和文本的当代应用意义。

现在，这实际上意味着三件事，而我们在这里超越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容。首先，它意味着强调开放性，对证据的彻底开放，以及无论证据如何新、出乎意料、有风险、可怕、陌生、陌生或文本，都承诺遵循证据。

我在阿斯伯里的特雷纳博士的指导下进行归纳圣经学习，他强调了对圣经信息彻底开放的观念，对圣经信息彻底开放的观念。也就是说，对证据、对证据彻底开放、对证据得出结论，无论结果如何。事实上，正是在这里，我们进入了圣经权威的整个问题。

事实上，如果你对圣经的信息持完全开放的态度，无论它通向何方，接受圣经的证据，接受基于圣经的教导，那么圣经将成为你的最高权威，成为你生活中的最高权威。基于圣经文本中及其周围的证据，无论它指向何处。这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例如，它可能会导致你改变你的神学，这可能意味着它可能会危及你的职位、地位，甚至你在特定神学传统或教派等中的牧师工作。

当然，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教导的是一件事，而事实上，强大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教会官员的普遍观点却是另一回事。的确。其次，这意味着**强调观察**。

也就是说，它表明，如果事实上，这种方法是从证据，特别是圣经文本中的证据到结论的方法，那么它表明它意味着**强调熟悉证据本身**，圣经文本中的证据，我们会遇到，我们会熟悉圣经文本中的证据，这些证据将成为通过观察文本、通过实际观察那里的内容而得出结论的基础。我们先观察那里的事物，然后再将那里的事物的意义视为目标。在你熟悉那里的东西之前，你实际上无法认真地处理那里的意义。

熟悉其中的内容是一个观察的过程，观察文本的过程。第三，它意味着**强调正确和创造性地使用推理**。也就是说，归纳法，正如我所说，是一种证据法，涉及从证据到结论的运动，非常关注从证据到结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涉及推理。

现在，这是一个技术术语。也就是说，它涉及从证据中得出推论。这个证据表明本文的含义是这样那样的。

根据证据，我得出结论。证据表明，我从这个证据中得出结论或推断，这就是这段话或这本书的含义。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从证据到结论的逻辑。

现在，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想，好吧，这听起来相当技术性和形式化，但让我指出，这就是我们总是、我们所有人、无处不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从任何段落中获取意义的方式，而不是只是一本圣经，但任何阅读都可以，但肯定是阅读圣经。每当你坐下来读圣经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

当你阅读一篇文章时，你会含蓄地注意到该文章中的内容，然后从中得出结论。好吧，问题不在于这是否发生。推理正在发生。

问题是这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到底有多好、有多好、有多充分、有多可靠、有多有效？顺便说一句，很多时候，这当然是演绎方法的本质，你所拥有的证据并不是圣经中真正的证据，而是来自圣经之外的证据。让我们说一些个人经历或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想法。你拥有这种圣经之外的数据来决定我们的结论，而不是来自圣经本身的数据。

同样，这将是一种更具演绎性的方法，而不是更具归纳性的方法。所以，问题始终是，证据是什么？现在，我们也认为第二个信念是它应该是有条理的——也就是说，有条理的反思。

让圣经以自己的方式说话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当然，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我只是想在这里强调一下。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严肃的、有目的的。

再说一遍，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第四，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整体的、连续的。归纳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是整体性的。

它是全面的。理解圣经文本时每一个有效的、相关的考虑都是归纳法的一部分。这是整体的。

这样，顺便说一句，归纳法不仅仅是其他方法中的一种方法。人们不应该认为你可以使用归纳法、引用、取消引用来研究圣经，或者使用叙事批评方法或文学方法，或者作为另一种选择，社会科学方法，或者，我们将讨论稍后将介绍这些方法，即编辑关键方法或源关键方法。这是其他方法中的一种方法。

归纳式圣经学习并不是与其他方法并列的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方法，一种全面而全面的方法，旨在以最佳方式、在最佳时间将所有现有方法纳入该方法、流程中。因此，正如我所说，它是整体性的，而且正如我所说，也是连续的。

当然，从广义上讲，它是整体性的、顺序性的，涉及到关注点的解释和应用。从程序上来说，既有个人直接的亲身学习，也有集体学习这样的事情。现在，在这里，我确实需要谈谈文本中的个人遭遇与文本中的公共或集体研究、集体遭遇之间的关系。

再次，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该方法需要反映圣经本身的性质，而圣经本身有时会将注意力引向个人。例如，在摩西律法中，有并排的摩西诫命，这些诫命是针对以色列个人的，旁边是针对整个社区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微妙但意义深远的方式，表明和传达这一指示对于个人生活中的个人以及整个社区都具有重要意义。

你在新约中也发现同样的事情。在书信传统中，即新约书信中，你多次向整个教会发出指示，但在书信中你也关心对个别基督徒等的事工或指示。让我提请你注意歌罗西书，在歌罗西书第 1 章末尾，保罗在 1:28 中这样说，他，也就是说，基督，我们宣告，我正在使用 RSV 在此，用各样的智慧警告各人，教导各人，使各人在基督里成熟。

再次，对个人的关注，使我们认识到，就程序而言，个人与文本的接触有一席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有人，或者我应该说我们每个人，都作为个体站在文本面前，而文本是针对我们个体的。因此，应该为个人与文本的接触留出空间。

当然，我们之前在讨论直接研究文本的重要性时已经讨论过这一点。顺便说一下，这里有一个实际或后勤方面的考虑。我们常常别无选择。

换句话说，我们周围并不总是有一个我们作为文本学生参与的社区。有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学习圣经或自己读圣经，因为那里没有社区或团体。大多数情况下，当牧师准备讲道并在讲道准备中使用圣经时，他们是在个人与经文的接触中私下研究圣经。

当然，大多数人，大多数基督徒自己直接阅读圣经，没有一个团体提供理解或解释文本的动力。因此，学会在没有社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阅读文本非常重要。但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文本也有企业方面的内容。文本并没有真正将我们简单地视为个人，而是将我们视为一个信仰团体。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经是写给整个教会的，整个教会。

神赋予教会解释圣经的责任，这实际上是为了教会，不仅仅是为了个别基督徒。所以，它也有一个共同的方面。公共方面也非常重要。

出于这个原因，与他人互动，特别是与信仰团体中的其他人互动，了解圣经段落的信息或含义是有帮助的。很多时候，我们不仅通过别人所说的内容获得洞察力，而且在与他人讨论的过程中获得洞察力，甚至仅仅通过参与对话就可以洞察某人明确所说的段落的含义。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意义并深入了解了文本的含义。

当然，这确实与评论的使用有关，我们确实认为这不是一种选择。这确实是归纳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自己阅读圣经并在不咨询社区中其他人的情况下就其含义得出结论是不够的。

当然，要了解信仰群体、学者群体和读者群体对段落含义的看法，最明显的地方就是查阅评论或著作。涉及这些段落的解释。当然，评论是我们发现的最典型的形式。集体研究的真正意义之一，不仅仅是直接的集体研究，假设你有另一个，你有一群人就在你旁边，与你交谈，但通过更间接的方式评论之类的使用，在于它提供了某种形式，它提供了某种针对某种特质的检查，也就是说，一种特殊的个人或一种，让我说，一种不可靠的、不可靠的个人解释的一段文字。

我认为原则上这是正确的，当我研究特定的圣经段落时，我可能会对该段落做出解释，这是真实的，这是准确的，没有其他人曾经想过任何事情，没有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解释想什么类似的事情。没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解释，但我的解释虽然与其他人的想法不同，但可能是正确的。原则上，这是可能的。

实际上，我一直认为这不太可能。因此，当我查阅评论或学者对某一特定段落的言论或其他人对此的言论时，我寻找的一件事是，是否存在是有某种联系的。这并不是说我的解释必须完全可折叠或还原为别人所说的内容，没有任何剩余，因此我的解释中根本没有任何原创性的空间。

但是，如果我对这段话的解释与其他人所说的之间没有某种联系，那么，当然，我必须怀疑我自己认为存在的解释。顺便说一句，这种个人和集体研究的

事情也涉及到是否有个人解释的空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段落是否只有一种含义，段落的含义是否可能比单一含义稍大一些，段落是否可能表示不止一件事，个体解释上的差异是否可以反映段落含义的不同方面。事实上，这些段落可能是正确的。

我个人认为，说每一段只有一个意思是不太恰当的，至少不是完全准确的。其原因确实是双重的。一方面，段落有时是多重的。

也就是说，某些段落有时可能有意表示不止一件事。让我举个例子。当然，如果你翻到约翰福音第11章，你会发现在那段经文中，整本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11:35，耶稣哭了。

现在，实际上，如果你在上下文中查看该段落，并认真考虑所有证据，那么该段落本身就是多价的。顺便说一下，“多价”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止一种含义或多种含义，即“多价”。有时，人们谈论多价，其含义与多价基本相同，不止一种含义、多种含义等。

但这里至少有两种可能的含义。耶稣哭了。有证据表明，当我们读到耶稣哭泣时，约翰暗示的是耶稣为拉撒路哭泣。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悲伤的哭泣。当然，现在耶稣知道他要使拉撒路复活。他知道拉撒路将会从坟墓里出来。

这是真的。但拉撒路的复活并不等同于复活。复活是指复活，但当然不是复活，因为复活了就不会再死，但拉撒路复活了，又死了。

事实上，有人说拉撒路在某些方面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为他有过两次死亡的不幸。但当约翰在这里记载耶稣哭泣时，他很可能是在暗示耶稣是为拉撒路哭泣。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哭泣，一种悲伤的哀叹，当我们站在新准备的坟墓前时，我们都会经历这种悲伤。

顺便说一句，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因为耶稣实际上在死亡面前哭泣，那么他正在经历悲伤。拉撒路本要复苏，但他的第一次死亡实际上表明，面对拉撒路的

死亡，他的肉体将再次死亡。如果这段经文表明这一点，它实际上给出了理由，批准了适当的基督徒悲伤。

这意味着，当我们站在朋友或亲人的坟墓前，真正哀悼并哭泣时，这并不一定是否认或背叛对复活的信仰。一个人可以同时接受对复活的坚定信念和死者复活的教义，但仍然感到悲伤。顺便说一句，作为一个旁白，新约的复活概念当然坚持这些人的身体复活。

我们会再次见到他们，但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不会像我们在死亡这一边所拥有的那样。我们将拥有一种更伟大的关系，一种超越的关系，但不是同样的关系，因此基督徒为失去这种特殊的关系而悲伤。尽管我们知道在某些方面会有更好的关系，但我们所拥有的关系会随着某人的身体死亡而消失。

但在《约翰福音》11:35 周围有同样的、至少同样的证据表明，当我们读到耶稣哭泣时，他并不是真正为拉撒路哭泣，而是实际上为哀悼者哭泣。他为那些哭泣的人哭泣，因为他从他们的哭泣中，从拉撒路坟墓周围哀悼者的悲痛中看到了他们的悲痛程度，他看到人们在面对拉撒路的死亡时并没有真正拥抱。一个所爱的人，复活的整个概念。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的话来说，他们就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一样悲伤，他们没有同样的希望。

为那些以绝望的方式悲伤的人感到悲伤。那么，这将导致对这段经文的含义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那就是，它是对一种悲伤的警告，这种悲伤不包括对复活的信仰，作为它的镇流器或反镇流器。但正如我所说，这只是多价理解的一个例子。

如果你要宣讲这一点，你可以宣讲它。你真的可以就同一节经文讲两段完全不同的讲道。并不矛盾的意思。

约翰福音11.35的这两方面含义并不互相矛盾，但却是不同的。它们是不同的并且是多价的。现在，除此之外，你还了解了我在《归纳圣经研究》一书中实际讨论的原则。

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不是为了推销我自己的书，但我确实想让你们知道，在额外资源方面，我们已经制作了一本题为《归纳圣经研究》的书。副标题是《阐释学实践综合指南》，是我和罗伯特·特雷纳博士合着的。顺便说一句，我们讨论了贝克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内容。

我们在本书中讨论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在书中提到，我们在这里详细讨论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概念。再说一遍，这是一种技术表达，但概念本身非常简单。

在圣经中，你实际上有一个范围，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连续体。有些段落位于连续体的确定端，有些则位于连续体的不确定端。相对确定的段落是指其可能的含义范围相当狭窄的段落。

即使在这里，你也确实有一个范围，但没有广泛的合理的可能解释。那些位于连续体不确定端的段落有更广泛、更广泛的可能合法、具体的解释或解释。现在，请注意，即使在那些相对不确定的段落中，也存在边界。

所以，这不只是段落意义的问题。一段可以意味着任何事情的段落毫无意义。正是边界赋予了段落潜在的意义。

所以，正如我所说，即使是不确定的段落也确实有边界，即使是确定的段落也有范围。现在，正如我所说，我认为说每一段都只有一个含义并不完全正确，但这种说法背后有一个正确的原则，这就是我刚才阐述的，那就是总是有限制或任何段落中含义的界限。所以，一段话不能仅仅意味着任何事情。

每个段落都有一个含义，但该含义在某些段落中可能更广泛，而在其他段落中可能更狭窄。现在，正是因为可能的意义、合法意义和合法解释的范围不同，所以不同的人基于个人的背景、个人的经历、不同的神学传统和不同的信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不同的解释。文化。我，来自我的传统，我的北美文化中的神学传统，可能会被一段经文的一系列合法解释中的特定含义或特定解释所吸引。

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但不是唯一正确的。其他的这些并不矛盾，但实际上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我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背景、文化以及你所拥有的参数而看不到的、一种丰满的意义。清楚或没有立即看到。当然，顺便说一句，现在很明显，这里的最佳情况，理想的情况，是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些潜在的含义。

这再次表达了我们所说的个人解释的含义，因此你知道，有不同的个人解释，每一种都是正确的，而且也表达了共同解释的重要性。当我熟悉信仰团体中其他人在这里看到和说过的话时，我对潜在段落的意义有了更全面的理解。顺便说一下，这就是跨文化接触特别有帮助的地方。

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当我们，当我们看，当我们谈论如何选择评论或在评论中期待什么，只要你可以访问它们。但当我们不仅看看 21 世纪的人们所说的话，而且回过头来看看那些父辈们。教父们，奥古斯丁、杰罗姆、爱任纽或金口，对这段经文有何评论？你真的会得到不同的视角，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说话的。

或者，由于我们北美人有阅读非洲人对段落的解释，这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这些段落等的潜在意义。所以，无论是直接的还是个人的，我应该说，个人的和集体的，然后在资源方面，理性的和精神的。现在，我们当然谈论了精神感觉的重要性。

路德将此称为“zaka”，也就是说，与我的经历的实质内容相关的圣经实质内容。这就是灵性意义如何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理解经文的意义和意义的深度。但当然，你必须明白，圣经是理性话语的形式。

因此，在充分利用我们的智力、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性能力方面，我们根本不找任何借口，我们根本不道歉。有些基督徒相信，在使用智力、使用思想和依赖圣灵之间应该有一个深深的隔阂。我们越认真地对待智力或理性才能来理解神话语的含义，我们就越不依赖圣灵。

也许甚至走得这么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说，只要你以理性有意的方式解释圣经的过程，你就越抗拒圣灵。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思想保持中立，让圣灵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从这段经文或这本书中知道什么。但同样，我们需要认真对

待这样一个原则，即研究圣经的方法应该反映圣经本身的性质，而显然，圣经是以理性话语的形式来到我们面前的。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圣经经常、经常、典型地诉诸理性。主说，不只是在著名的以赛亚段落中，让我们一起推理。但实际上，整本新约圣经都诉诸理性。

因此，通过注意运用我们的理性能力来解释圣经，我们就真正顺服了上帝的方法。上帝已经启示，并选择以理性话语的形式来启示自己，就目前而言，当我们利用我们的理性能力来理解这里所说的内容时，我们就服从了上帝启示自己的方法。现在，当然，我们也确实相信这一点，也许，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说一些需要以更全面的方式发展的事情，这与我们谈论准确性有关，关于什么我们确定什么是准确的依据？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谈论一个准确的解释吗？是否可以说一种解释是正确的而另一种解释是错误的？一种解释比另一种解释更好？如果是的话，我们依据什么来裁决？我们是否会因为一种解释优于另一种解释而进行评估？这确实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一个真正的中心问题，那就是，什么是解释？什么是解释？只有当你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时，什么是解释？你能确定一个特定的解释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再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大卫·鲍尔博士在他的归纳圣经学习教学中。这是第二节，归纳方法论、证据法、第一手法、整体法、顺序法等。